



慎思錄

二

口仁3
79
2



門 04-13
第 79
卷 2

慎思錄第二

貝原篤信編錄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義理無義理則人道廢矣是以國
家不可一日而無學校無學校則義理之教不興
人倫之道不明故曰飽食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
禽獸元人王介有謂天下事若緩而實急者學校
是也豈不然乎夫明君先制民產民食既足則修
學校之政不可緩此令富而後教之者聖人為治
之序也

王介之言本于
晉李遠之語

天地造化之道陰陽變化之理有常是以進退消長

存亡之數有限人物之生其間也不能逃其定數是以盛者不能不衰生者不能不死此天地之常理也君子安其常理故雖頭覆流離不憂苦雖至衰老而不嗟嘆雖臨死而不悲哀樂夫天命而不疑者也

大凡聞道亦各隨稟性之高下而有淺深耳然非其生質通明淳正之士則殆不易到於此偏僻蔽昧之徒所不能聞也故雖用力於經術數十年亦有未能窺其藩籬者是可謂章句之習訓詁之學也西銘前半截言天地為父母萬物為一體此言其道

理也于時保之以下後半截言人之事天地之道當如事父母此言其工夫也終二句是主意夫昊天有罔極之德而人生不知事之之道可謂虛生也是西銘之所以作也

朱子好說恰好二字蓋人之所行合時宜而達事變應人情而順物理凡百行惟無過不及之差則所處皆恰好此恰好二字之所以當理也已有善有能而人不知者乃係于人於己不相預然欲顯揚己之善與能而自銜自矜其卑陋甚矣不能自樂且招人之誹笑不知孰甚焉古人曰自譽

自媒者士女之穢行也。須自掩其善，自晦其才。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誠哉斯言也。可
以為戒。

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君子之事也。聖人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我輩
不到老，心志亦增衰弱，恐不覺到。下達須慎晚節，而
激昂不廢息焉。援曰：老當益壯，蓋世人壯歲則雖
激厲謹名檢然，而不保晚節者多矣。古人謂要之
死日是非乃定者，非虛語也。故韓魏公曰：保初節
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全。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凡讀書之法，須
專一如此，庶乎有得。

人知天地萬物皆為一體，則人我忌克之念自熄，慈
愛惻怛之心自生。物與我無間隔，此為仁之工夫。
善惡必有禍福之應，天道好還，其理甚昭明可信。且
可畏，但有遲速耳。衆人不知此理，故不能作善，強
不善而妄禱，請求福於鬼神，然鬼神聰明正直，不
枉理而福人，斯理亦甚昭昭矣。雖庸人亦當識其
無益，何若行陰德而自然有陽報乎。

清心省事，豈啻衰年靜居之所宜乎。雖居宦者亦當

如是蓋收繁歸約而不妄生事端則事少心清而其樂無窮此所以養氣修德而寡過遠禍也

克念而後言克念而後行言行常當在干克念之後一言一行須用心點檢不可妄發動是言寡尤行寡悔之道也

簡者非有意干省事但為所可為而不為所不可為則事自簡好事者往往為所不當為而生事多端所以勞心生禍也

記云毋勦說蓋擊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謂之勦說夫竊他人之財猶謂之盜然况掠取他人之美以

為己美乎可賤之甚也有先輩長者好取人之言而用之者告人曰惟非吾謀誰某之說也是可為取言之法然近世中華之才子亦往往有擊取前輩之說以為己說者其志懾矣近世薄俗本邦之人往往亦如此不知耻之甚矣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凡學者讀書之法當如此然其記事纂言者不採嘉言善行有益于世教者而好載猥細駁雜竒怪妄誕之說不足以為益適足以惑人

天一生水天氣通乎地中地氣常凝聚所以地中水

天生而不息也且山谷者地氣之所厚聚也故其生水也最多矣

知欲圓言智者融會貫通而不滯于一隅故能達愚者偏陋固滯而拘泥于舊習故不達行欲方言君子正直謹嚴而不變節操小人苟且儉薄而無所守

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文日月星辰雲雨烟霞之成象而顯于上者皆在天之文也山峙川流江海之深廣田野之布列此皆在地之文也人倫常行之有法則威儀三千禮義二百之有品節進退周旋

之有容止舞蹈之有儀容衣服之有采色器用之有制度皆是在人之文也鳥獸蟲魚之有羽毛鱗介草木之發榮暢茂羣花之紅白爛熳此皆羣品之文也豈啻形色之視於目者而已哉抑聲音之聽於耳臭味之入口鼻亦皆有文蓋五聲之節歌詠十二律之和八音五味之可口香氣之養鼻此乃聲音與香味之文也人惟知形色有文而不知聲音香味亦皆有文故曰萬物皆有自然之文也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而已哉薛敬軒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可謂之文非特語言文章之謂也

君原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竊謂有忍者
猶有強制之意至有容則洪裕寬綽乃德量之廣
大也須習忍以至容

程子曰忿怒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朱子曰只觀
人之氣象便知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是皆知
入之法也且修己者亦須以此自省察

凡作事謹始慮終則寡過寡悔故作事當以思爲先
不思而輕率作事則必有過有過則有悔

擇將之道在智與勇而已而知爲上勇爲下知者能
使勇者徒勇者不能使智者以徒勇而無知者爲

將不敗鮮矣故擇將者擇知爲先擇勇者其次也
邵子言天地之始終闔闢一元之數終而復始是前
聖所未言者然其理或然以此推之開闢之前亦
有天地其一元之數亦猶今之天地之數也前天
地之中有萬物亦猶今之所有再開闢之後亦有
天地萬物恰如有今之天地萬物然前後一元之
數同終而復始不知幾回蓋天地萬物有一定之
理萬古變化有不易之道故雖萬闔萬闢而天地
人物之不異也恰如今之天地此雖臆度之言無
證驗以理推之恐當如此頃見薛敬軒之書其所

說之意亦如此

邵子以十二會說天地之始終其說雖似乎象罔然識者以數所考理或然揚升菴極口誚邵子說者予亦不敢信凡萬物皆有始終天地亦一物爾豈無始終乎予嘗見高山之上有野蠶殼而附巨石是前天地之物不消滅此知雖天地亦有變易生滅也

古之君子多慕江山林泉之勝而忌富貴之崇高夫山林與爵祿同是外物也慕之者有鄙與達之異其故何也蓋富貴得之有義有命焉而其樂也淺

矣欲妄得者為鄙且為不知命也如山林之勝風月之樂取之無禁者好之者為主慕焉者非貪而以得之者為清福其樂也深矣此君子之所以愛慕之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篤信謂仁有體用然心之德固體也愛之理亦指其體性而言則不屬于用俱以仁體為言雲峰胡氏以心之德為體以愛之理為用者非也近看孫詒仲四書緒言曰事之宜亦非是用謂處事之宜在於心俱以未發言事之宜

與愛之理一樣猶曰宜之理爾愚謂如孫說則事之宜亦不可屬乎用

人有過失由其偏性彼之頑愚不可奈何或時勢有出乎不得已者皆所當宥恕也不可譴責太嚴急惟有容德則大也又有不可宥恕者難一槩論

草木子曰豐其實者畜其花愚謂此言物無全美也今考驗諸草木皆然黍稻之爲嘉穀也瓜茄之爲佳蔬也橘柑栗柿棗榲之爲佳果也皆實之羨者而其花反不足觀如海棠白櫻山茶牡丹芍藥菊水仙之類皆花之羨者而其實不堪墜人巧言如

流者其所行多不實此無全美也

管仲論兵曰先計後戰愚謂君子之處事亦然先思而後行則無過舉苟不熟思而遽舉事必有過焉不祇悔者少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以爲善也周禮大司徒註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愚謂是朋友之別一書作同門曰朋亦同意或朋與友通用者亦多矣古人甚重朋友之誼亞于兄弟今人於朋友情甚疎薄且無信義之相保因茲增見得逐時風俗澆漓女子與小人聖人以爲難養也况衆人養之者豈可

不用其心乎哉如婦女之性亦或有聰慧易曉事者然而率於義理太蔽昧雖教之詢詢不能通曉故其所昏塞雖告戒丁寧而不能省悟徒勞我心志增彼忿怨而已易所謂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然而其過惡之大而害義者固不可不督責若夫小過非甚害理者可強忍陰默而不言是不勞我之心思不生彼之怨恚而家道雍睦之道也古諺曰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此言信有理哉君子之對女子與小人亦當如此

五常百行總言之則皆善也是仁心之所發爲善者所以愛養人物而贊天功也是以爲善者乃所以事天而報德之道也雖微賤之人苟存心於爲善則必有所濟故一日爲善則爲一日之好人日自行之久而不休則積善無窮而其樂亦無極若夫富貴有勢位之人苟有誠好善則其所施濟廣博而其樂豈不大乎

古人之葬親卜其宅兆安厝之程子曰地之義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其理當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

葬地之義惡與子孫之禍福如信不相交漠然擇地

之義者而葬之封溝於丘墓而不令臻于荒塚者
子孫之厚于親也厚于親者養其本也辟如培植
根本而枝葉碩茂然有福于子孫不亦宜乎苟不
擇其地之義惡而葬之者不能安厝之況至後世
亦令荒穢廢壞乎是薄于親而傷其本也辟如傷
害本根而枝葉枯瘁然有禍于子孫不亦宜乎
嗜之一字人情之所不免而嗜而不止者乃傷財
區身之基也看其所嗜之淺深而其禍之細大緩急
可知也

王陽明論知行合一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

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篤信欲改之曰知之真切
者必能行之行之精察者必能知之以是為合一
則可也陽明惡即物窮理之說故欲行之而後知
所以發此論也是以知行強為一可謂牽合附會
且混淆而無別亂雜而無章也是與聖人之說大
異蓋知行本是兩事不可妄為一故聖人說知及
仁守說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說博文約
禮俱是知與行各有工夫譬如且視而足行視與
行二者用力自別其序亦不可亂古人之學知之
則必行之不欲徒知之今人須學古人之所學何

要說知行合一乎

程子曰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也快活愚謂君子之學博覽廣聞以窮理爲務故積累久而貫通于天地萬物之道理則俛仰於宇宙之間而事物悉至無可疑不樂復何如此君子之心所以多也快活也

自反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責人而責己之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蓋能自反者無怨尤不動聲色而人易從且易感是修己接人之要道也

聖人之教以主忠信爲本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以居敬爲主忠信之工夫苟不以忠信爲主徒以敬爲一心之主宰是以工夫爲心之主恐偏于敬而流爲束縛強持之病也甚則色執仁而行違者有之夫敬者古來聖賢傳授之心法然近世之持敬者爲一副當之病學者須知居敬之方而後持敬親義別序四倫之道雖尊卑上下各當相勵然而所繫乎下者最重故忠孝貞順者爲臣子婦幼者所當特行也蓋其勢位在下故其所事上之道與君父夫兄之所施異矣不可相比較也唯朋友之交

其所當信之道我與人相同而無上下之異者以其勢位相敵也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為學工夫之次序而博學者都立為學之規模也審問以下四者各就一事推究其條理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愚謂天地萬物之與我為一體本是自然之理然衆人有私意之障碍而不能為一體唯仁者無物我之私以為間隔故依舊為一體非勉強為一體爾西銘以乾坤稱父母民為同胞物為吾與此亦本有斯理非強名

之也

凡用兵者須由仁義而行之，苟非由仁義而行之，則不免為盜賊。蓋用兵則乖戾于天地生物之心，好殺則傷害天地生物之氣，故天道惡之。然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之，是亦行天討也。蓋聖人之用兵也，行其義也，而仁在其中矣。程子蠲頌曰：殺之則害仁，放之則傷義，是亦聖人用刑兵之意也。凡五兵之中，義兵應兵二者，君子所用也。如忿兵驕兵與貪兵三者，君子之所不用而小人之所獨行也。財者國家之所資用而民命之所繫也，故財竭則自

給不足况贖貧窮行禮義勵廉耻賞有功行兵防
敵凡國家百事不可得舉行乎故治國家之道以
理財爲要然足財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務本者
在教稼穡勤種植惜民力賑貧乏而已非貪求侵
奪之謂也節用者在量入爲出裁制冗費禁止奢
華而已非吝嗇刻薄之謂也大學之書生財有大
道之一節是理財之大畧也如小人之貪求侵奪
與之且吝刻薄是生財之小道也

衆人之愛惡出于私情之偏僻而違理者多矣世有
謹厚淳實之人復不免有斯偏僻之病者何也蓋

因其心智昏昧有所蔽惑也愛惡於人者所當自
省察也

爲子孫惜福者言吾身幸而多福者須減其福而不
受盡如此則子孫亦度幾自可受其餘福而已苟
吾身一旦咸受盡了則無餘福之可遺于子孫天
道虧盈而益謙吾身福盈則恐其覆敗亦不可測
况無餘福之可以遠及于子孫乎

大學或問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
天然之則所謂理也愚謂所當然者理之易見者所
謂粗也所以然者理之難見者所謂精也夫理者

一也以其有表裏精粗而有二者之別也夫天地
天地既闢之後五行之生也水火最先木金次之土
在最後然而水火屬土金木亦資土而生則土似
最可在水火金木之先且土即地也與天俱在焉
不待水火金木之生而後生然其序却在四者之
後何也竊謂水之查滓火之灰燼木金之陳腐皆
歸乎土則須在最後非以地為生于水火木金之
後也愚見如此或曰水火木金皆資土而生焉猶
五常之信在後故土却退在水火木金之後一說
後君子之訂正而已耳

朱子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篤信竊
謂居敬之工夫須要貫內外兼動靜蓋方無事時
此心固當存于內有事時亦當心存而事不苟有
事與無事存內者不異朱子謂敬在事上者心體
存內妙用應外也非全在事上

心者人之神明眾理具焉而萬事出矣人之所以為
萬物之靈者惟在此而已矣是為身之主而在乎
中所以役使耳目鼻口之外形者也譬如君之
使臣然故名之為天君仁義禮智之所會而為性
之郭郭須極崇奉而善安養之尊之如天敬之如

神勿使耳目口體情意之欲苦吾天君若天君為
外形所役則猶以臣使君然以為悖逆之事宜使
靈臺長安泰天君常和樂

人心之所以為靈者因有仁義也譬如穀種有生性
則可以為貴苟無生性則可為秕不可為種也人
若不以仁義存心則雖有智覺非所可貴也孟子
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夫君子小人之心皆有智覺而以仁義之存也
而君子小人別矣孟子說未放心者亦是求仁心
未而已若夫方外之徒捨仁義而求心譬如買積而

還珠然

或曰性者渾然一理及發時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名
未發時恐不可分為四予曰不然人性固是渾成
矣其中不可有條理之界限然有諸內必形諸外
四端之發可以占其在中者苟未發之時非其內
有四者之理而具則何以有四端之發乎外乎
天道福善禍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
此與四時之循序風雨順時災害不與同是一理
天道之常理也可為正命也君子遇災禍小人得
福祿者非天道之常理此與四時之失序風雨不

時有災沴疾疫者同是一理不可爲正命也然正與不正亦無非命是皆天之所命陰陽之所化當順受而已

知人是知其才不才且知其善惡也知人甚難非其天資聰明通悟則難能也雖是難學得然學之亦有所術在視其眸子聞其言語試其好惡觀其威儀察其誠僞耳視其眸子察其言者孟子之所嘗說此知人之術最可以察人心之邪正與才不才久用心而熟習則庶乎不謬夫子之視觀察是知人之常則也雖常人亦不可不學之然比之孟子視

眸子之術學之也難矣凡不知人之害甚大矣至喪國亡身故季札曰君子務在擇人信哉斯言也

朱子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竊謂禮者仁之顯著於外而有節文也智者義之含藏于內而有神明也

古語曰偏聽生姦獨任作亂是聽言者所當審察而明辨也如聽訟者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平吾心易吾氣無喜怒之私令彼盡其言而後可折其曲直決其是非苟偏聽而決獄則不過者寡矣蓋先入之言既爲主則偏執前言而不能信後言是惑

之深者也聞人之毀譽亦然可不察乎

方孝孺曰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是天下之
至言人須常思此言而恐其欲優當不祇悔學者
須於此處不少放過小心翼翼常可令敬勝怠義
勝欲度幾為學得力而有進矣吾人於德行常不
得進益者由於此處放過而不用心也

人家將興也從諫改過其將亡也拒諫自恣及其亡
未也雖悔何及

凡執小技曲藝亦必有師有學而後其事成况人道
之大修己治人而安定國家乎大小之大事豈有

無師無學而可成事之理哉

多念多言多事三者最害乎為學蓋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故學者須要守三省一曰省念二曰省言三
曰省事然三者人事之當然者豈可妄省強排乎
只事之所當念而念之則其所念自寡矣是省念
之道也省言省事亦然且多事者人之所難免但
可擇其要約者不要好事而可也又有逡巡退縮
而畏事當為而不為者此亦可謂無勇者也

或曰精進二字出于法華經是浮屠之言不可用然
朱子語中亦有說勇猛精進者何也案精進二字

出子前漢書叙傳師古云精明而進趨也是先儒之言自有的據倭俗古來以食素饑為精進者非也

君子責己之心常多責人之心常少怨惡之心常少宥恕之心常多所以坦蕩蕩而多樂也小人反之所以長戚戚而多憂也

程子曰信有一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息生奪亦不得愚謂程子之言為有善于己而自信者而發矣如古語所謂禮儀不愆何恤人言淮南子所謂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者

是也如今之信人者信非其人是不知人也自信者苟不知吾不是而自是是不知己也二者不知亦甚矣其自信者孔子所謂居之不疑者厚顏自尤是自信我非而不疑者是以足欺人然昧者不能辨其非以此妄信其人者亦有之唯信可信之人而却信不可信之人可謂不明而妄謬也

學者須以仁存心每日要做利人不管人之知與不知稱之為陰德上自王公下至乞人皆有利人

之事須要盡其心雖貧賤之極亦可行焉雖有大

小廣袂之異而已行之久而不廢則積善豈有窮乎古語曰塵積而成山此之謂也夫利人積善如此不亦樂乎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及戒妃匹勸經學疏其立論本經術其說頗純正而有理朱子詩傳復取其說真西山以謂可為仲舒之亞宜哉可惜其素行與學術相乖戾可謂不能履其言也

凡天下之物皆有上下上者貴下者賤仁義者上者也資財者下者也心性者上者也身體者下者也節義者上者也生命者下者也君子常王乎上者

而存下者是君子處常之道也苟不能上下兩全則取上者而捨下者是君子處變之道也小人常捨上者而不取偏取下者何也君子學而知道故知上者之可貴而不可捨小人雖學不知道故不知上者之可貴而不可捨也世有不學而能行節義者是生質之義其長處也

天下有本然之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蓋有本然之理則不可無當然之工夫苟有當然之工夫則自然之效不索而自在其中矣姑以事親一事言之父母之於我為我之根本且鞠育教誨有

罔極之恩所當孝也此爲本然之理我事之之道當竭其力此爲當然之工夫既孝則父母喜之而慈愛亦益至矣此爲自然之效學者之所當用功唯在當然之工夫而已而本然之理亦不可不知若夫自然之效以是考我之工夫之至與不至則可也苟有心於期待其效驗則不可也是謀利計功者有爲而爲也

讀書貪多是學者之病朱子之所戒也從前篤信亦有此病退之所謂貪多務得今覺非良法只逐一精熟循序漸進而後至于博是良法黃山谷曰大

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書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此說朱子之所取可爲讀書良法

禹別九州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爲之區別而已古昔本邦之別諸州者大率暗合此法循山川而爲限故隔山逾川而異其州則民俗不同言語亦殊分州之迹昭晰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不盡然者蓋平壤相連接區爲區別其界限不分明者多矣疑是初分州者拘乎郡縣之廣狹不能以山川爲限歟

古史之體有二焉本乎書與春秋而已矣此二書經而史者也書則各記其人之言行或記一事之本末後世之史記以下諸史本乎此也春秋則編年以通記其事後世之通鑑及綱目本乎此也源流至論日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始終編年不如紀傳亦此之謂也

文章之用有二焉記事與論道而已矣論道者本乎經也記事者效于史也古今文章雖無窮其有用者不過斯二者有用之文也若徒事於巧麗而無論道記事之用便是無用閑言語不足

觀而已

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斯身生乎天地之間在乎萬古之後宇宙之間之事卽是吾分內之事不可不知焉故天下之理古今之迹君子所當知也苟欲知之非博學而何以爲哉

六書精蘊云士字从十象事之多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以一者一以貫之也是可謂說出土字意也蓋士者可博通萬事勿執滯于一事而可也

禽獸知愛已而不知愛物是由于不仁故無禮無義此禽獸之道也人道則不然愛已又愛人是此由

有仁是以有禮有義是人與禽獸之所由分也人苟優于已而無禮利於已無義則與禽獸何異乎哉

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可為讀書為學者之則

言天圓地方者何也大戴禮孔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蓋道曰方圓耳非其形也篤信謂凡圓者能轉方者不能轉天道常運轉而不休其運轉之道亦圓地道常凝定而不動故雖其體不方亦言其理耳蓋地形亦圓而海水循環故舟楫之利雖幾

萬里無所不通是以知其形不方也

古來才良行脩者不鮮焉如屈原張子房諸葛武侯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諸賢皆是王佐之才可謂振古豪傑之士也然今誦其言讀其書恐未可為知道之人然則聞道一事可謂至難也

異端何止楊墨佛老而已乎哉管晏之霸術申韓之刑名孫吳之權謀京房郭璞之術數子莫之執中王戎稽康之放達陳氏之事功東坡之不羈陳白沙王守仁王龍溪之心學鄉原之同乎流俗合乎

汙世之屬凡與堯舜之道不同流者皆可稱異端
常人之情雖或厚之於始然往往薄之於終不能保
其久君子則不然其愛敬於人也久而不衰終始
如一與人交之道當如此是敦善行而不怠也大
抵君子小人之所別在厚薄之間而已矣
人有善行然而自矜自銜是為名之事雖勞苦之甚
有許多之功苟非出乎誠心則為虛偽所謂不誠
無物也可惜哉雖與自為不善者不同然其不誠
則一也然則是不足為上而已矣
為政之道教養二者不可闕焉二者養為先教次之

是先養焉而後教也舜先使后稷教民稼穡五穀
熟而民人育而後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此養而
後教也既養之又教之而民不從所以有刑而正
其罪使民從教也是以舜又命皋陶令為士而司
五刑其序不可紊也如此夫後世之政亦有刑法
既有刑法則復不可先無教孔子曰不教而殺謂
之虐此以聖人之政先養中教後刑蓋既養且教
苟有不從者不得已而用刑而已矣
爰延曰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
情是言交游不可不慎擇也

張良助高祖能成大功豈止其智謀之力過人而已乎抑又因逢不世出之英主當人心救秦項羽無謀天命方順漢之時也若諸葛孔明雖身任將相然不能成恢復之功豈其才畧之力不足耶抑因國小力弱曹操亦智勇過人也二人禍福不同非天命之所致乎然則不可以功之成否論人才之良否也

漢宣帝時夏侯勝黃霸因直言俱下獄霸於獄中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宋將臣帝畏八歲卽位陸秀夫

於船中猶自書大學章句以勸講此皆衆人之所以爲迂濶而不切於事情而君子之所獨行也夫志士忠臣之所爲常以死生存亡不易其操不失其道如此益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一子之所爲可謂處變而不失常者也可以爲後世之則程子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愚謂今人於外事之雜細要一一研究特於自己心身上都不點檢雖有過失凶德而不能知繇改過遷善之志不誠也可謂不見自己矣

朱子曰韓文公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

之篤信謂韓子說五性說二品是語之粹者可依
據漢唐諸儒之所以不及也蓋說五性者言其本
然也說三品者言其氣質也

因官食祿無其官則無其祿是萬世無弊之良法周
世世祿而不世官是固忠厚之道然世變不常雖
宜于古不宜于今者亦有之今世事務日繁官員
日多而祿不可盡給父有才能而升其官食其祿
是一時之宜子之才不能負荷其祿則不在其位
然有素餐之費是理之所不可得而得之者幸而
已如世祿之法是可行于暫而不可久後世苟世

祿之法盛行則公廩空虛何以可得舉賢能而養
之耶唐虞之世失官不食可以為良法王制亦曰
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然如勲功之臣有預草創
之業者雖百世世其祿惟可也

孟子之文七篇皆是一人作苟非孟子親作則首尾一
體無些子瑕疵不能如此是朱子所以宋記為近
是之意韓子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者恐難信
孔子教人每就事實上做工夫說心上工夫者必孟
子教人每就心上做工夫孟子繼述孔子之道者
也何故其立說之不同如此也曰聖賢教人隨時

變而應人情立箇門戶各自不同然不害爲一道
蓋孔子時人心尚未甚至澆薄其爲教也從彛倫
上立說孟子時人心既壞亂故自心上指示耳如
與諸侯說政將救民於塗炭之中故其言辭直切
端的孔子之言教人之正道是爲經孟子之言教
時之急務是爲權所以不同然孔子說仁却是本
源孟子說集義是自事上做工夫非如後人說本
則遺末說事則廢心也

宰我欲短喪而問于孔子者非以短喪爲善而欲必
行也其心有所不敢達而不強解故不敢自隱匿
於其所疑欲求孔子之至教以解其惑也非如後
世匿情行詐而不吐露其實之類而已故尹和端
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
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此說
忠厚且可爲說出宰我所問之正意黃山谷論語
斷篇亦說此意可供按

小人爲惡而不悛終至敗亡而止未至敗亡不止在
傳所謂貪天禍也孟子所謂不仁者可與言哉安
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意亦同
古人曰成名每在窮苦日敗事多因得志時愚謂此

亦老子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也是倚伏之理雖有禍不可憂雖有福不可喜是塞翁之意

詩經不可言毛詩非毛萇之所專主也如書稱為尚書則可也故朱子亦稱尚書蓋以上古書也

學術無定見固不可為佳而其學術正則不妨所見逾變其所見逾變則其所學逾進不變則不能進矣若夫守舊見而不移者朱子所謂終身守一說不變則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所以不為貴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蓋人子哀痛惻怛之情於

此有所不能自己也而存子之心無窮焉故先王為之立中制限之以三年至期則天道一周時物皆變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變始焉是以象之存子之心至此猶未能已再加之以一年者加隆也故倍之而再期而可已而不可遽已繼之以一時間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食乾肉喪畢矣是禮記三年問之說及程子之意如此朱子孟子註曰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此本乎孔子答宰我之言蓋孔子之答宰我以此告者欲宰我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惑者也朱子

以此解喪必以三年之意此亦言孝子哀痛不忍之心當如此而已古昔親喪至期年而不已必所以至三年者古人平日所習知况孔門之學者素所耳熟既了了然矣不要再告故以及求諸心而所報鞠育之恩告之如此若夫喪必所以至二年之久不可遽已者禮記三年間及程子之說可謂詳明而備也

天道運而無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之道無私所以萬古不易終天不改也人心有私故不能與天地之道相似所以迨澆漓之時人心世道漸變

而增衰也

朱子曰才是心之力益能為善能為惡皆是心之力也故才有善有惡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竊以朱子之言推之自謂德者心之善也與心之力相對蓋心之善即是仁義禮智有得于天者天性也又有行道而得心者此人為也此二者皆得于心者心之善也得者何也言得善故古人曰德者得也

陳櫟曰自得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孟子離婁篇註說謂自得之於己篤信竊謂程子曰學貴於自得

得非外也故曰自得蓋自得之於己也非用力久
優柔厭飲自然而得之則不能得之自己而為己
有苟有臆度強求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於己也
自字古人或以為自然或以為自己雖有兩義其
所以得之工夫則一而已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愚謂貴苟
難者此好名之人蓋君子之行本分之外不加毫
末若夫割股廬墓版車羸馬之類此皆出于本分
之外所謂貴苟難者也
說鬼神者多矣唯朱子說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

者簡要而的當恐可為正解程子以造化之迹說
此以粗迹之著顯而易見者示人而已非正解也
張子說二氣之良能也此言陰陽之自然能往來
屈伸者即是鬼神比程子為稍近然是亦非正解
也蓋二子之言不同者一子非不知鬼神為一氣
之靈亦各發明一理也

造化之于人不勦富貴爵祿而獨勦于德此造化非
有心于勦惜自然而然故富貴者古今常多賢哲
者古今常少焉蓋德是天地神秀之氣純粹精義
之理鍾會附與于人身者也夫陰陽之氣雖充塞

于霄壤之間然清明粹幾者必矣故人之生稟受其清粹之氣者甚寡不亦宜乎此所以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也天之降命也令人有德而知道者是天之獨所寵異於君子百倍于富貴爵祿之厚其生者此君子之所以爲至樂而不願富貴爵祿也然則學者當不憂貧賤不遇而特可憂學之不講德之不脩而已

爲學以立志爲本立志者欲爲君子也故楊子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篤信謂古今之人爲學而其行與所學相乖戾者多矣因不欲爲君子也

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古語曰名教之內自有樂地愚謂名教之樂地至乎大哉無位而貴無祿而富無勢而崇與世俗之所好聲色香味財利之樂其大小高下不可同有而語然而斯樂君子之所獨知而小人之所不能知也

古詩曰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蓋言歲月之易過也况到暮齡光陰如征箭時節如流水衰殘之軀取樂之工夫須以一月爲十日以一月爲一年若

不然縱雖幸天假百年如白駒過隙耳殘喘須臾之際苟徒爾而終身雖悔恨墜臍何益之有杜詩云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言君子不出戶而知天下雖不跋涉萬里亦可以達觀天下也不出卷而知古今斯身雖不享保百年亦可以通貫古今也不可以人而無此眼又不可無此心

學者欲廣其智必先須要多聞多見蓋非多聞多見何足以廣智乎廣聞見之智而繼之以精思乃所以開明其真智也然雖多聞見苟義理不貫通則不能開明心智可謂不自得也是其所學止

于耳目而不達心智也然以涉獵小說志怪猥談無用之書為博學者非也

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成不可怨天也橫逆之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可尤人也是皆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事乃君子進德修業力行勵學之時也不可空放過

滿天之事物衆多其理亦無窮為學而得逐一通曉于其理而無可疑是人生一大快事其樂可無窮然今之學者不專一于窮理之學只為訓詁詞章之閑勞擾而空過一生了不亦誤乎

好貴人之所不能誅人之所短是人之所不喜取恨之道也可謂刻薄而不忠厚之人也
待人寬恕不刻薄則人悅服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者是也

人之作善作不善苟人不能報則天報之聖人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此言可信不可疑

人之有道德也天之所以優厚于君子也此人之所難得而得之者古來寡矣何則天之所靳惜也富貴福祿者天之所厚賜于常人也此人之所易得

而得之者古來多矣何則是天之所不靳惜也然則古來學焉而有得者其福可謂豐厚而尊榮也何可比之於官祿之崇高哉衆人者其志懾矣只知富貴之爲榮幸而不知德義之最可尊貴超越於富貴是以不好德而貪富貴而已

中庸言大德必得位祿名壽蓋以德爲主并而數之則雖與洪範五福不同是亦可以爲五福也蓋人身雖有百福分屬之則不出于此五者之外而已然德者其本而福之最大者也位祿名壽四者福之末而其小者也君子苟有德則雖無四福非所

爲憂也。或曰：君子是有德之人，雖無位祿名之三者，固非所可歎也。然而死生亦大矣。故洪範五福，壽居其一。其所重可知而已矣。無壽則不能行道成德，而致遠大之功。如顏子，雖亞聖，不幸短命而不能成功業。如朱子，惜。呂與叔之壽不永，是也。然則死生壽夭之際，雖君子恐不能無憾。如之何？予答之曰：壽夭者，天之所命，不可變易。故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夫有生必有死，是物理之自然。修短之間，知命者何足恨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君子之道，平生無事之時，固當安命而死生壽

夭之際，最所當著力也。然非其平日見理之明，安命之濶，豈至此而可不亂哉？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古來讀書者常多矣，然知道者極鮮矣。何則？由不思之也。惟不思，可謂心之官廢其職矣。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功與學相對，其益大哉。孟子謂天爵人爵，愚謂天爵者良貴也，無官爵而貴，無勢位而崇，無俸祿而足矣。如人受爵於朝廷，則貴矣。然是人之所進退，非天之所寵異也。君子求在我者，故求而必得之。小人求在外者，故雖求之

不可得然不知雖求之無益於得終身營營貪求而不休小人之所以長戚戚也天下之物各有所長而不可棄如牛之耕馬之馳犬之守夜猫之捕鼠此皆備用之物雖至賤聖人不能棄之况於人之有才行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雖庸才之人亦有奇智之可取是以君子之用人也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所以世無棄材而朝多良才也天之生人也以一世之人治一世之人是以亂世之所以不及治世者非人才之不足因有人才而不能也

程子曰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篤信謂程子之治經不泥訓詁其解釋止大概自得其大意而已是誠可謂儒者之學也世間亦有好經書而治之者則往往以詳訓詁考同異為終身專一之事業自以為經術止于此不知其所好者乃文字之習章句之末而非格物致知之學也苟為學如此則雖終身從事于此不到窮理之功可惜哉夫為學者將以知道也苟專治訓詁而不能窮理雖多亦奚以為古人所謂貫積而還珠者往往皆然程子言可謂後學者之膏肓也古今學者之

治經也拘滯于解釋而終身不得其意者多矣
人之稟性也各異不可以一律同之故曰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雖子命卑幼之輩勿以其趣與己不同
太督責其過失蓋教育於人之法不可急迫急
迫則不順或至于忿戾怨叛此非才養不才中養
不中之道故曰敬敷五教在寬然寬還非怠緩之
謂也

學者平日有達生委命之工夫則其臨變也無畏縮
失守之患而有確乎不可拔之操然雖聰明疏通
之人其志操不堅確則不免有此患然則不可無

平素之工夫

程子曰人之爲不善只爲不知愚謂頑民之蚩蚩爲
不善猶赤子之入井飛蛾之赴火然所以不可無
教戒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且吾邦
民俗本自質樸聞教則易信從唯恨在不知學而
已

許魯齋曰如周成康漢文景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
當治者也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於爲夷狄
所敗篤信曰明太祖恢復中國不誅元順帝而
送還於胡國此亦成康文景之意能知治夷狄之

道也。天下之理一定而偏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如四時之變化而推移是也。以人事言之。譬如遠征。人以日日行行爲勤。然而晝夜不休則勞。而休則雖日日行行然無勞。憊而不能行之患。是一張一弛之道所以恒而不窮也。董子曰。性者生之質。是氣質之謂。可爲言性之本義也。蓋性者一也。然有以本然言者。有以氣質言者。夫子言性相近者。雜乎氣質而言之。蓋氣質言性。

者是性之本義也。本然之性。言理之一也。氣質之性。言稟氣之有萬殊也。氣質之本然者。理也。孟子言性善。乃言性之本然也。天下古今之性。其本然者。其理一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理是性之本然也。荀揚以下不知性之本然。所以有異論也。故程子直指性爲理。是言性之本然。即理也。所以明性之爲善也。雖然。本然之性亦自在。氣質之中而爲氣質之本然。非別有一物而爲本然之性。入豈有二性也。譬諸水。水之有清濁純雜者。猶氣質也。其清者。水之本然也。故水之本然亦在水之氣質之

申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是指氣質而言性最爲明白孟子稱性善惟於氣質之中言其本然也非有二性宋季諸儒以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別而言之是有一性也非通論也

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南方多濕而有檳榔食之治瘴癘如此之類猶多而不可枚舉是天地之所以寵異於人也莪木鬱金生薑紅蕉幽蘭楨桐番薯其諸之類冬在圃中則根悉爛死矣人埋之於暖處則活是天地之所不能保護生活而有待人力而存

焉此知天之愛人也厚愛物也薄夫天地之於人物也愛之之理則一而育之之分則殊其厚於人而薄於物乃自然之理也然則爲人者豈可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至厚乎哉

晉語曰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柳宗元曰文子乞死而得亦妄之大者篤信曰平重盛患父之暴逆而難之及焉欲先難死矣於此特請熊野神祠祈死歸來而後卒世傳以爲羨談此亦柳子厚所謂妄之大者可謂不知

命也其死者偶然爾嗚呼重盛是恭敬慈祥之人本朝振古之善人雖清盛之暴逆亦耻之重盛在焉平家不區然不知聖學誠可惜哉且先父而祈死可謂不孝也而其志則哀矣

人之在世也可耻者五寒餓之士轉死于溝壑者不與存焉為人子者不孝而不順父母一可耻也為人臣者居其位而素餐且不死節一可耻也為民之父母而不能養其民二可耻也學而不能知道四可耻也知而不能行五可耻也

吳康齋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

角之露篤信謂是可以為動心恐性變化氣質之法

王守仁示子姪曰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况爾曹能無溺乎此言雖出于異學之人亦可取周子通書二程全書學者須要反覆熟覽晚年熟讀而覺所得最多矣蓋孟子以後復無這等之書尤可貴重矣明唐伯元纂輯二程全書之中切要者分門類稱一程類語然而往往漏泄其精粹者而不載如此者雖一句可惜也故吾嘗編集類語拾遺然近來覺所脫猶多矣學者只觀全書而

可也

周子通書可為自漢以下第一之好書蓋諸子之最粹者也張子之言氣象雄偉語意淳厚其學亦可謂正大光明也如西銘一篇前人之所未發大有功於聖門然其餘正蒙諸說之中間有與程子所說異者學者須更加精審

程子之言氣象渾厚語意簡淡其立說如規矩準繩可為學者之法則朱子之言氣象平直語意詳明其立說如夜行之燈燭迷者之指南可為學者之明證一子之出雖異時然其道之不異如合符節

蓋朱子之學宗一師二程者也如經說雖間有不同者寡矣蓋訓詁之較異不害其道之為同

莊子述六經所載之要旨韓子言易詩春秋左氏之文法皆先正之所稱述也韓子自是鉅儒其言當如是如莊周是方外之徒其言有理如此可謂奇才也夫有才則雖小人之言曲學之說亦儘有理是君子所以不以人廢言也如東坡諸說亦然

君子貧而富賤而貴不遇而無嫌蓋貧而富者言知足而不貪安閑而自樂也賤而貴者言仁義忠信樂善而不倦天爵在我也遇而無歎者言知命

而不怨尤也且閑散而無事身常安樂亦由不遇也

好惡不正是所以人道之廢也好惡正則人道立而

行焉好惡之正與不正其所繫大如此

君子之心如青天白日之無蔽昧然其奧乎不可測者以德之深厚也猶水雖澄明其積深者洑而難測小人之心如頑雲陰霧之不精明然其淺而易測者以其心之淺薄也

人心之隱微不可窺測衆人之毀譽不足盡信吾人之知識不能明察是所以知人之難也

威儀文辭末也表也可為輕仁義忠信本也裏也可為重夫仁義忠信固當努力而威儀文辭亦所當脩飾也何則仁義忠信威儀文辭雖有內外本末輕重之異皆是吾人身上可存之事不可偏廢君子之道兼內外本末而可稱全備也

報恩之一事人道之所宜勤也史記三本之語樂其子民生於三之言宜顧念之夫以天覆地載父母母育君養聖教師導是皆於吾有罔極之恩豈可一日忘之哉豺獾皆知報本若忘恩背德者不如豺獾也學者須省念所以報君親與天地聖師益

忠孝順事報德之志不可一日怠廢也如君父師之恩間亦有粗知之者至于天地聖人之恩蓋知之者極少矣學者之所當不忘也感息報德之事君子之所厚而衆人之所易忘也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人必忠孝誠哉此言也忠孝亦是不忘君父之恩之道也世人受人之恩而不知報之反負之者多矣如伍子胥進伯嚭諂卒讒子胥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之類且衆人受恩而報之雖或厚之於始然或薄之終是衆人薄俗之通情也竊謂感息與忘

息是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知息與不知息是人與禽獸之所由分也故簡子曰唯賢者而能爲報息夫受恩不忘者君子之事也忘息負德者小人之事也學者其可不用心乎

人有忘息背德者其人必事父不孝事君不忠何則忠孝亦是報恩之大者也苟無報恩之心何忠孝之可爲耶君子百行之中報恩爲大人若有忘息其餘不足觀也已矣是學者之所當自省而察其有無也夫爲人而不能事天地爲子而不能事父母爲臣而不能事君爲弟子而不能事師受人之

惠而不能報，皆是忘恩負德之人，不可長也。唯信義而有守者，受入之恩，而能為感，如柔懦而無守者，雖有悅息之心，無感激之心，故不能報恩。人之生質有蔽，有偏，故學術亦有此病。蔽者，其害猶淺而易開，開則明也。偏者，其害深矣，確乎難開，固滯而成癡，不可挽回，故偏之為病，甚於蔽。古今之學士，雖英才，往往學術偏僻而不移者，多矣。近世之學者，拘舊習，阿所好，而成癡，終身不通悟者，多矣。

事親以愛敬為本，所施愛敬，其實只在能養之。養之道有二：一在養志，與養體而已。二者不可闕一，而養志可為重，養其志者在令樂其心而不憂而已。然而能養而不敬者，未子之所戒也。

愛敬者，凡接人之心法，非皆施之父母而已。雖隨貴賤尊卑長幼親疎之等差而待之，各有厚薄隆殺，然不可不以愛敬之心待接之。苟於身幼貧賤疎遠庸愚之人，微有簡慢刻薄之心，是乃不仁無禮，可謂傷損吾天性，侮暴吾人倫也。

聖人全體於天地之心，天地生物之心，與聖人仁民之心，其理一也，其量亦同也。

卷之二終

